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三十四

明 梅鼎祚 輯

梁 五

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法雲與諸
王公往答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譚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辨
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躡神滅之
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

虛畫瘡痍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楚之鼃
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
井榦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
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
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為言祭義云惟孝子為
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
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釋法雲與王公朝貴書

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機辨俊發

講經之妙獨步當時勅為大僧正
大通初終續高僧傳作與沈約

主人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主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祭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協波崙之情預非草木誰不

歌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主人續高僧
作主上主上

凝天照本作至人凝照有本垂答作垂審禮
作祀紂協波崙作紂傲彼論歌歎作猷歎

臨川王宏答

以下六十
二人答

得所送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
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先遲近
寫對更具披折蕭宏和南

建安王偉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
覽玄徽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蕭偉和南

長沙王業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

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戒眷
良深蕭淵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答

此下吳刻並無
劉爵今遵藏本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
內出亦蒙勅答臣下一本歡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
斯外道可以永推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
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

呈也沈約呈

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傷人約啓請入
省惟續高僧作懼永推魔衆作永離衆

龐萬代作百代
曆弘明作歷誤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睿照淵深動鑒
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
海稟仰十方讚抃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
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答

辱告伏覽勅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

例渙若冰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用啓蒙愚載移瞽蔽
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
南

中書令王志答

辱告伏覽勅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
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惟雷同遠大贊激天
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厭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
闡揚玄猷光彰聖述且得罔象不溷於真內外無紛如

之滯實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惟深王志和南

右僕射袁昂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頓醒昏縛
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粵在庸愚豈能探索近取諸骸
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
不無但應宗教歸依其有就有談有猶未能盡性遂於
不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絕倫何能妙
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二證方見神在儼

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者也方使衆惑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數舞蹈不勝弟
子袁昂和南

衛尉卿蕭曷答

辱告并伏見詔荅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明一乘教
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索微凝神繫表窮理
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辨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靡惑實
亦闡提即曉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惟深佩

服狐子蕭謁頓首和南

吏部尚書徐勉答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羸蒙垂示辱告重送伏加
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明超深俗表詳求三
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誦持輒令班之未悟惠示承眷
至弟子徐勉和南

太子中庶陸杲答

杲和南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住本在默

阻思伏如來藏宵絕難言故使仲初建薪火之執宣遠
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踰淪曠稔宸聰天縱聖照生知
了根墜藥隨方運便遂乃辨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
發俗學使俗以洗汎道惑資外文即就外以明內任言
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塹三世負荷羣生現在破
闇當來擲網一牘之間于何不刊片言之益豈可覩縷
生因曩慶至德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

抱篤念陸杲和南

汎道至出奇有脫誤

散騎常侍蕭琛答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妙測
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儒門敬業物悟緣覺
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搆自壞誦
讀藻扞頂戴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
情慮震越無以仰讚洪謨對揚精義奉化聞道伏用竦
作眷獎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南

侍中王彬王緘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思淵凝天理孤絕
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暢塞鑽鑿之路杜異
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正峯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
天則喜躍之心寧復恒準王彬緘頓首和南

太子庶子陸煦答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俯仰膜拜襄徊
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言知幾其神今日獨
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濟其論迷德壽則九服揚其照策

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
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
諧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紕答

紕和南辱告并逮示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
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
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
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

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候曉蠢蠢
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
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
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蠡測管窺終懷如矢耳
徐紕和南

待中王暕答

枉告并奉覽勅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啓寤羣蒙
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叙游魂之談

愚淺所辯詳已為非滅沈復睿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
證典渙然水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悛改浮
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已王暕和南

侍中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
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
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
發蒙顧會玄趣窮神知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

疑從春冰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祇誦環徊
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哉弟子柳惲頓首白

常侍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淵旨冲邈理窮幾奧竊
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佛惟一性般人示民
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楊墨
紛綸徒然穿鑿凝滯逐往將掩名教聖情玄鑒理證無
間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假雙祛

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存及悲抱惟深柳
愴頓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答

茂和南辱告伏見勅旨答神滅論頂戴欣懽不及抃舞
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文炳然昭著莫不撫
衽虔襟式遵彝典豈可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來緣之
不期棄享薦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空一到有
悔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辭舟航淪溺

豈惟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夙昔棲心本憑淨
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當積累來因永陶慈誘藻悅
之誠非止今日未獲祇敘常深翹眷比故循詣此白無
伸王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雲再廓竊
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瞽論欲以有知同此無識
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

地均大域中屬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以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冰俱釋雖發論弘道德感沖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讚味吟誦始終無斃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辱告宣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折使惑者渙然

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渺默故致有迷主上識照知
來鑒踰藏往摛機外之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
取驗虛實孝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啓悟煥爾照朗
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乃當窮其妙實步浮
生自不辨深達玄淵如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是教跡
至於在佛胡書詭怪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

思為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指抱用始終法
師曲誨彌增慙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荅

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悅主上凝
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繫表義證周經孝治
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隅陳之
机枕寢興鑽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眷良厚弟子蕭
靡和南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伏覽循環載
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事蘊難形非聖莫闡
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
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喻之以必薦示
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謬者無永沈
於惑海預奉淵纂孰不惟庸裁此酬白不申擊舞王僧

孺呈

擊舞南北藏
並作繫舞

黃門侍郎王揖荅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議
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
沿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螻於寸陰思發神衷言
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凝神香翳一理能貫墳典
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存滅由
斯而曉孝敬因茲而隆信足以警誠重昏儀範百代所
謂聖謨揚揚嘉言孔彰者也弟子既慙辨理彌惜知音

遂得預聞道訓頌覲妙藻式拊下陳永佩聖則弟子王
揖和南

吏部侍郎王泰答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
徒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
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蒙惑弟子王
泰頓首和南

侍中蔡傅答

傅梁書
作搏

辱告奉宣勅旨答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辨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睿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古而擅竒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傳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淵麗抃不勝躍皇帝睿性自天機神獨遠五體外照三明內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瓚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

清漢垂法雲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
證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門崇信
大典舞蹈之誠獨深鳧藻王仲欣和南

建安王外兵叅軍沈績答

弟子績和南垂示勅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躍弟子竊
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稱
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
三者云備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

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
盛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
鐘鼓可以難狎亂其鳴不可聞也將使慄慄黔首濟其
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
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聖旨
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刑一言作
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況乃聖慈
御物必以惻隱為心邪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

庸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颺颺推其頰舌焉足道哉
神曠天容本非窺觀遂能存示用慙寡德弟子沈績和
南

刑部郎中司馬筠答

辱告并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義伏讀周流式歌且舞
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追凡情不能測外聖
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姬公其
未曙而碌碌之徒忘理信目雖畫管窺異見鋒起苟徇

離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惑到此深可矜傷我皇道
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始終之奧忌猶紫
之妨薰朱惡雉珉之亂鳳玉爰發聖衷降慈雅義信之
以充揚妙覺拯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
實使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羨慕謬以多幸預奉陶
均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曲被佩荷彌深司馬筠呈

惡二藏
作器誤

豫章王功曹叅軍沈紕答

緄和南弟子竊以為交求之道必取與為濟至於瀆蒙
不告則空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可息所以自絕諮受
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冀履霜
不退堅冰可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升
堂遂招以法流杜夷云召渴馬於滌泉不待鞭策而至
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用忘疲寢構斯法
棟尊彼迷流天屬既伸三世又辨鬼神情狀於焉可求
然謂海寶廣廣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鉤深

旨超繫表蒙情易駘恧能是空銘未示終愧鑽仰弟子

沈紕和南

蒙情至未
示有脫誤

建安王功曹王緝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聖未傳宣
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方策歎昧交深謬覲
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深至理既弘孝機兼極信足超
軼萬古照燭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覲聖藻既冰渙於
懷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鑽仰矧伊蒙蔽激

拈實深王緝和南

右衛將軍韋叡答

至理虛寂寞晦難辨言有似無言無實有妙於老談精
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來尚矣主上道括宇
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
論訓折臣下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想不慶幸
蒙示天製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懽拈法師果深昔
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界而就一乘復得

預聞德音彌足欣讚惠告沾及戢佩實深韋叡和南云

史稱韋公不事佛此書當由畏梁主耳

廷尉卿謝綽答

綽和南辱告蒙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淵謨用清
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羣疑竊惟人生最靈神用不極上
則知來藏往次乃鄰庶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
巨儒伸其祀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沉
復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資始於黔黎導識業於精爽

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正路斯反論者慙
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預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
懷游聖終憐管窺頂奉戴雖永懼廕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
彭生豕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高漢史且斬籌為喻
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成失所
謂管闕窮極寧辨西東蠡度滄溟安知髣髴天旨弘深

慇懃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增隆實
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頌及銘茲訓誘方溢寸心
弟子范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恭覽聖製
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爻言該三世足使僻學知
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上
拭目神藻翫抃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頌逮銘躍惟重弟

子王琳答

庫部郎中何炯答

炯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神其
如在求前王而未測往常住其不移徙伏膺而曉鑽仰
淵秘渙爾冰開故知紛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動應本
自因時今澆流已息無明將啓物有其機教惟斯發篤
孝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豈炎昊所
謂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魏魏至德莫或可名昭然大

道於斯為極何炯和南

求前王至而
晚有脫誤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儼然有見
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旨但妙相虛玄神功
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
應其會聖主迹同萬機心游七淨哀愍羣生嫗煦庶物
滌彼葢纏勗以解慧祛其蒙惑躋之仁壽信大哉為君
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道訓而學淺行疎

封累猶軫既得餐泉聖教預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
偕抃躍之情無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倉部郎中孫挹荅

辱告惠示勅荅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
江海淵曠非井蛙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一毛
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二
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
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

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
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
塵孝敬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跂行喙息同識斯權
翔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來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
永啓庸感弟子孫挹和南

丹陽丞蕭珍素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
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歡敬載懷竊謂神道寂

冥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
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綿
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
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
藏徧蕪國學嗚呼可為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
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
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
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宮并閱至德與實相齊導

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困蒙拔
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
喻斯巍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
習多聞於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發而天人攝
受故能播誠香於鳳闈藻覺華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
道聲令一切聞者也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
聞終慙吝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爾心
慮惓惓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至教也弟

子蕭珍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暉答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旨頓祛羣
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所可鑽仰然常師管
見亦竊懷往求今復稟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
若符契法師宣揚睿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
一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抃擊下風實兼舞蹈遲
比謬覲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述伏暉呈

五經博士賀瑒答

辱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味循環故
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義絕庸情皇上睿覽
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
未曉標二事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
暢岷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諸日月
無得踰焉弟子雖冥頑多蔽謬奉格言研求妙趣猶知
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先闡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

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劉洽答

辱告奉覲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扎仰瞻玄
談文贊韶夏義測文繫囊括典經牢籠述作弘彼正教
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
通內外之塗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
會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為珮冷乎
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也弟子劉洽頓首

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麤或微隱
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以斷常交騫一異競
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可反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
之論斯障實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
雲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行本使
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仰禪悅而增心皆

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
懽欣充遍身識猥惠存勗荷眷惟溪嚴植之呈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迷滯若斯
良為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垂折衷之詔此旨一
行雖復愚暗之識了知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
為難今附相簡願惠為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求展
此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秘書丞謝舉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物紛紜則
懸諸天象立言消舛則折乎聖理昭昭自古事蔚在茲
伏尋睿訓垂文義深陶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論幽至
極盡性窮神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經
行於夷路旨肆而隱義宛而彰博約載弘廣大悲備一
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心水蕩此塵迷俾宗奧有歸教
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

若海豈伊含孕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
側承格誘沐泳歡擊奉以書紳謝舉和南

司農郎馬元和答

辱告頒示勅旨垂荅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機之旨非
凡所窺符神之契惟仁是極故衆教衷徊理詣於惇善
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
理絕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道歸一萬有知宗人
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

未安何者前聖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即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為論妨政實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惜於至道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

弟子馬元和南

公論郎王靖答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巖廊游心
萬古居無棄日道勝惟機爰訪羣下恢弘孝義睿藻淵
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狗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
剖判冥寂明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
惟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舍和飲愧之邦衣裳道素
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江淮孤身不學無

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
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
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所談尤為顯據若
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理且炳然豈容
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既涉訪逮輒率所
懷弟子王靖和南

太子中舍陸倕散騎常侍陸任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益

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揚墨
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轍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
僻而堅南路求燕北棘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
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困蒙均
斯冰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以凡薄沾竊恩紀
纓冕則天之朝餐捉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踴躍猥
頌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領軍將軍王僧恕答

將軍一作司馬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寧
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
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
會起予之富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邪弟子學慙
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者歟但論者
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
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
形滅自可以草木為籌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

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遂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孔聖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需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閭浮執惑豁然洗滯沉復縉紳之士為益固其弘哉

弟子餐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班逮神藻使得預
沐清風頂戴懽舞無以自警戒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
王僧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
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以周旋不勝舞躍法
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
旨無復遺蘊邪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

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
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
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
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
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
之論柱下睿哲稱其鬼不神為薪而火傳交臂而生謝
此皆陳之載籍彰彰甚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
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

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若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縉紳之所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末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戩

明山賓和南

通直郎庾黔婁妻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
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愜然必有聞乎其
歎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鯀神
化為黃能伯有為妖彭生豕見右七條弟子生此百年早
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既布中國之書

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
異其揆惟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
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惟濟物而參差
業報取舍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小
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辯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
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駕
危辯鼓偽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
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勳格無稱道還淳

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嘗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跂行蠢蠕猶知舞蹈況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踴躍至如百家恢怪所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明斯義既魔從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澀

微塵抵增悚汗弟子庾黔婁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答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誠不
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言析妙半字合靈辭
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
麗天伏讀歡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
虧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翔翔而靡
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道甚夷而黎元好

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為身
寶數日來公私牽挽還輒頓卧未即白荅銜眷彌深殷
鈞和南

秘書郎張緬荅

尋三世炳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迷五塗而
長沒以為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外道之邪見豈可御
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駑駘與
騏驥而並行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

身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上聖照
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妄作於背親義隨
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難聞弟子少游弱水受戒樊
鄧師白馬寺期法師屢為設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
妙言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徒非但聞
覩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闡此求名猥惠沾示
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璉答

璉白逮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旨照鏡塵
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歸至教識暗玄津謹
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
以悟滯方先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
顯三世以徵因果或明神感以驗應實豈可頓排神源
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祭敬之設為妄求
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
覽游神妙門動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

頓足開建愚昏懼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源謹
裁還白不宣抃舞弟子陸璉呈

揚州別駕張翻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言合道生
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至如感果之規理照
三世孝饗之範義貫百王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
旻共朗足使調關變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淳
波乎方冊英聲茂實粵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擅高日

下俱沐聖化獨游神明深鑒道蘊洞識宗塗弟子昔聞
師說悟太傅之旨今偶昌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哲希
蒙紓洗塵蓋足蹈手舞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吳一作吳

太子左率王珍國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明文即心
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歎天照淵凝妙旨周
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千載矣
伏覽懼戴竊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容伸王珍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枉告所宣答神滅勅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趣長迷於
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鑿窮八解照侔十號
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
境學請無生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
曹景宗白答

光祿勳顏繕答

猥枉明誥頌述勅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據炳然表

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夫目所不覩帷屏為
隔耳所不聞遐邇致壅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
物今欲詰內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
氣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符同神在之
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即蜉蝣不知晦朔蟪蛄之非春
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
通神三世之旨有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以晦而
復曉晚俗淪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預從餐道

投心慈氏歸敬誠深惟辱來緣可期載懷鳧藻而已弟
子顏繕呈

五經博士沈宏答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惟
機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鑒探賾斯朗豈能拯重
霧於有感豈能運獨見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上德表
物垂法雲以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
粵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瓶在火滅字

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以授鄭穆結草以
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
神之顯驗不滅之幽旨但郅克躡足豈從邯鄲比蹤盧
敖捷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墜五藻俯逮闡提所謂若
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眇燭龍短綆爰汲望瀾規
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沈宏頓首和南

建康平司馬聚答

辱告惠示勅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衆靈智照

淵凝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辨三空四諦之微故以煥
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讚
妙覺尚不能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
來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遠尋邇
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之目鳴鐘在耳不
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迷塗難曉苟狗所懷坐顛坑
穿伏覽皇上令旨理妙辭緝致極鉤深究至寂而更闡
啓幽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鑣羣經聯奧靈山金口禪

水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違茲而得正信哉溱江漢
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還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

在付此言展方盡述讚弟子司馬裴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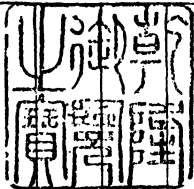
禪水
疑誤

左丞丘仲孚答

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真俗理超
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銜戢存眷丘

仲孚白

並弘明集
銜字衍文



釋文紀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子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王永鎮

欽定四庫全書

釋文紀卷二十五

明 梅鼎祚 輯

梁

沈約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

內典序

奉齊司徒竟陵王教

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事非二乘所窺自
並識同奔隨緣受業人夫異軌翺動殊賈苦樂翻回愚

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擬燄飄遷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劫之遙路精靈起伏萬緒千名如來發源恒品蓋亦含生之一至於並首爭馳斯固未或異也至於覆篲無始之初成功斷籌之末塗遙業遠妙軫遐長累明積慧靈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尊法二九包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輿六趣津梁五道登四衢之長陌遊一乘之廣路斯既已事盈方等義滿神宣逮于大權

協化對揚宗極狗物兆於慈悲三身著乎非已行符四
等道升十地若乃靈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無待
學成孤策獨驚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隨理悟又有捐
情屏慮身心靡欲厭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軫遙然
自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雖會理共源而
萌情或異是故高心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塗一
致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內亡形相外馴兇虎或坐卧
行立迹不違衆禪業定門造次無爽安忍與金石同固

戒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年至春鮪時登而耿介長蔬
忡但在念妙迹匪遐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
能藉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靡執俱處三界
獨與神遊包括四天卷舒萬劫聞片義而陟道場受一
言而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淹迴聖迹寢息神光
既負囊以從師亦栖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道龍藏妙
吼遐徹鸞音自遠若夫又跪運心期誠匪迹而導達神
功照啓未悟唱說之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外

俗遊化所包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域登儀寶地並
黜華翦飾破愛辭親鼓拙無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
已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植緣曠劫雖復
容服未改而戒德內弘瞻毗耶而聳轡望波斯而迴軫
駕四禪之眇眇汎八解之悠悠若乃十號尊崇三達靡
礙雖法身非有而常住在躬能仁權迹四門既非悟道
之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瞻慕髣髴興情
雕金範玉圖容寫狀靈儀炫日寶剎臨雲或役鬼神之神

功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莫不龍章八彩
瓊華九色至乃齒髮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煥於
閭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刹若乃乘此直心推誠闡往
則半息可追一念斯至感降參差雲霏霧委此又昭被
象譯輝映繚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蓋所以彪著往
迹煥述遐聲雖策籒異文中外外則至於叶暢心靈抑
揚訓義固亦彼此同規人神一揆墳典丘索域中之史
策本起下生方外之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

記繁廣條流舛散一事始末衷理卷分或詞義離斷或
文字互出甫涉後條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
精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且中外羣
聖咸載訓典雖教有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兩書遞
相扶獎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網去綱仁惠斯在變民
遷俗宜以漸至精粗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辨情靈栖
心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該括羣流集成
茲典事以例分義隨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

求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惑服四照之草
得用不迷沉乎六馬同鑣萬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
已河海帶地夫豈足云蓋入道之筌蹄羣生有悟於此

也擬跋藝文作人壽雕金靴玉作靴金琢玉靈儀作靈
姿臨雲作凌雲初悟始學致惑者多作觸物未悟學

致迷
惑

佛記序

并敕啓
三首

武帝勅

勅云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頌治

改猶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
相求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
煩亦是一途善事可得為厝筆不以故指救闡等結序
末體又似小異

上佛記序啓

臣約言佛記序今謹以上呈詞義無取伏懷自慙謹啓

武帝勅答

勅云記序始得看今勅繕寫流布

序曰含靈萬品既非記諫所窮物物稟生豈伊積塵能
計莫不起乎無理而至于無生者也雖要終有地而原
始莫聞自非靈照特達宗極斯在則理閉機初鑽叩事
絕非唯四果不議固亦十地罔窺邈乎悠覓有之而莫
知所從者也如來覆簣爰始言登永路起滅迴還馳驟
不息去來五道大千比之毫端往復三界祇劫未足稱
遠積明累照念念不休離此生滅證成妙果固已空有
兼謝豈徒齊遷魯變而已哉旻昊區區猶秉何言之稱

至人無已寧以詞義為珍蓋由萬惑相扇昧明代起業
假緣開事須曉達一音所吐無思不服義在狗物動非
為已法吼震灑於無外甘露炳煥於龍宮開宗闡教致
之有漸標四諦於鹿園辨百非於雙樹廓不二之法門
廣一乘之長陌行迷復路弱喪知歸而因應回外厥塗
不一白毫所照遍刹土於恒沙七步降踐壅龍堆而攸
被推極神道原本心靈感之所召跨無邊而咫尺緣之
所乖面法城而不覩及像教云末經紀東流熱坂艱長

寒山峻阻橫書左字累萬方通翦葉成文重譯未曉自
此迄今千祀過半靈迹稍啓名僧間出律藏方等行來
漸至蘊乎西國未至者多雖法身常住之奧遠二諦三
假之淵曠悟道求宗於斯可足而能仁體茲大聖實為
本師悠悠羣品精靈所係迄于前因往業多所昧略然
神化應感參差互見又世胄名氏本國俗緣散析衆部
卒難討究神功妙力同出異名降胎求道寧止一相託
生迦維本由摧迹出自北門非悟法之始遍照東方豈

通化之極適道已來四十九載妙應事多宜加總緝共
成區畛至於經像舊錄境刹遺記開勸之功於斯自遠
大權弘曠己身以濟物應真耿介標心非為己分蹤或
異適未必同神塗詭互難以臆辨靈怪個儻言語斯絕
圖澄之龍見趙魏羅什之鳳集關輔捷陀近遊京洛單
開遠適羅浮雖迹與俗同而意無可察塗出玉門法座
不遠七處九會峨然在目靈應肸鬩徧富延澤以西光
景歲蕤多見天山之表有志竒僧每經遊歷神迹昭然

咸有文注繁蕪舛雜實須裁整分五道於人天設重牢
於厚地各隨業力的焉不差此皆卷舒真俗終始名相
其玄塗幽遠大則直至道場其徵證切近小則開勸晚
學斯實兼濟之方舟大悲之廣路雖復智昏視肉形窮
尺捶緣動必應又况進於此者乎是以至聖慇懃每存
汲引垂文見意貽厥將來皇帝行成無始道承曠劫十
號在躬三達靡礙屈茲妙有同此轉輪傷昏慙惑久迷
正路悱發之徒空懷鑽仰條流緬曠事難總一志淺業

勞迄用無就非所以闢彼四衢出之火宅者也乃詔中書侍郎虞闡太子洗馬到溉後軍記室周捨博尋經藏搜採註說條別流分各以類附日少功多可用譬此名曰佛記凡三十篇其有感應之流事類相似止取其一餘悉不書或後死而更生陳說經見事涉杳冥取驗無所亦皆靡載同之闕疑或憑人以言託想成夢尤難信曉一無所錄若夫欲遐適者必遠記所從欲悟道者必妙識所宗然後能允得其門親承音旨未有不知厥路

莫辨伊人膠目闔踐自與理合所以引彼衆流歸之一源可令莘莘含識望塗知往案砥夫而言歸不迴違於岐路俾厥清信之士亦有取於此云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

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於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寔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衆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為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

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
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
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
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
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
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
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
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
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
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
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
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
既異因果不感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
起起便成內因外緣寔由乎此

均聖論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
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
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叢爾來宅其中毫端
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
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
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為遠何其瑣瑣為念之局邪
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

有應感感之所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跡而弗覩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以前書傳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贄王府登樂清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

要寧與四裔之樂同日而語乎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
法宜隱故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
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已立至雖復大聖慤勤思存救
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實宜導之以漸稍啓其源故
燧人火化變腥為熟腥熟既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
變腥為熟其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
垂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歛腹充虛非肉可飽則全
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廣春蒐免其懷孕

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
說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
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不燎
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耆齒牛羊犬豕
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開其一也逮于酣管于酒
淫迷乎色詭妄於人攘濫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
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上聖
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為業最重也內聖外聖

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教以為烹羊黍豕理固
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
文武並受剗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
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陶隱居難均聖論

弘景
見後

山民陶隱居仰諮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
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
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為姬公所遺蓋由斯法

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為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麋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為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為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諮曰謹案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既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外法

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裔亦良有別意且四裔之樂裁
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
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蜀賓久與上國殊
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赤縣於宇內止是
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
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
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閩非
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

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為罪
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
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躋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
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
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
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
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
然況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

或似論情顧非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
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

答陶華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
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閻浮有
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
經既無年歷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
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彗不見為據三

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歷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為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為定若不以此為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

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塔是敬王之世閻浮
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
曾無一槩育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
則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外法故歎中國失
禮求之四裔亦良有別意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
復重辨

難云四裔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

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
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為
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
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屆安息弗能宣譯
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則似時有通礙非關
運有起伏也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
緣應未發非謂其途為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永不東
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被皆由緣應宜發

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者夫為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為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躓乎若杭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為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為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為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

蓋欲大明仁義之道于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恃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覩迹或似論情顧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洗願具啓諸蔽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支並輕

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

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

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
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
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
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
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
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舍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

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
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
足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
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
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
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
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
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至

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

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麤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述僧中食論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
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
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
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
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
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衆僧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菽之具延頸感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

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焉然無許自立廚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

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會可矣

究竟慈悲論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為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

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為甚嗜深
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
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為方未
異害命天生事均理一淪齟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
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
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泉妾登絲蠶衣共頌其
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適
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犬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為言非有優劣宜采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纊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羸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

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
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
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
槩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
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
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
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
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

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
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
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
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
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
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
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槃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
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

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泉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寶唱比丘尼淨秀傳上天性後上並作秀

比丘尼釋淨秀本姓梁氏安定烏氏人也其先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氏周孝王時封其十六世孫非子於秦其曾孫秦仲為宣王侯伯平王東遷封秦仲少子於梁是為梁伯漢景帝世梁林為太原太守徒

居北地烏氏遂為郡人焉自時厥後昌胤阜世名德交
暉蟬寃疊映漢元嘉元年梁景為尚書令少習韓詩為
世通儒魏時梁爽為司徒左長史祕書監博極羣書善
談玄理晉太始中梁闡為涼雍二州刺史即尼之迺祖
也闡孫撫晉范陽王虓驃騎參軍事漁陽太守遭永嘉
蕩析淪於偽趙為祕書監征南長史後得還晉為散騎
侍郎子疇字道度征虜司馬子粲之仕宋征虜府參軍
事封龍川縣都亭侯尼即都亭侯之第四女也挺慧悟

於曠劫體妙解於當年而性調和綽不與凡孩孺同數
弱齡便神情峻徹非常童稚之伍行仁尚道洗志法門
至年十歲慈念彌篤絕粉黛之容棄錦綺之翫誦經行
道長齋蔬食年十二便求出家家人苦相禁抑皆莫之
許於是心祈冥感專精一念乃屢獲昭祥亟降瑞相第
四叔超獨為先覺開譬內外故雅操獲遂上天性聰睿
幼而超羣年至七歲自然持齋家中請僧行道聞讀大
涅槃經不聽食肉於是即長蔬不噉二親覺知若得魚

肉輒便棄去昔有外國普練道人出於京師往來梁舍
便受五戒勤翹奉持未嘗違犯日夜恒以禮拜讀誦為
業更無餘務及手能書常自寫經所有財物唯克功德
之用不營俗好少欲入道父母為障遂推流歲月至年
二十九方獲所志落髮青園服膺寺主上事師虔孝先
意承旨盡身竭力猶懼弗及躬修三業夙夜匪懈僧使
衆役每居其首精進劬勤觸事闕涉有開士馬先生者
於青園見上即便記云此尼當生兜率天也又親於佛

殿內坐禪同集三人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二尼驚怖迷悶戰慄上淡然自若徐起下牀歸房執燭檢聲所在旋至拘欄二尼便聞殿上有人相語云各自避路某甲師還後又於禪房中坐伴類數人一尼斲眠此尼於睡中見有一人頭屈于屋語云勿驚某甲師也此尼於是不敢復坐又以一時坐禪同伴一尼有小緣事暫欲下牀見有一人抵掌止之曰莫撓某甲師於是閉氣徐出歎未曾有如此之事比類甚繁既不即記悉多漏忘

不得具載性愛戒律進止俯仰必欲遵承於是現請曜
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夜即
夢見鵝鵲鴝雀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
可鳥形同聲唱言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
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皆精後復又請
穎律師開律即發講日清淨翬水自然香如水園香氣
深以為欣既而坐禪得定至於中夜方起更無餘伴便
自念言將不犯獨即諮律師律師答云無所犯也意中

猶豫恐違失且見諸寺尼僧多有不如法乃喟然歎曰
嗚呼鴻徽未遠靈緒稍隳自非引咎責躬豈能導物即
自懺悔行摩那埵於是京師二部莫不咨嗟云如斯之
人律行明白規矩應法尚爾思愆何況我等動靜多過
而不慚愧者哉遂相率普懺無有孑遺又於南園就穎
律師受戒即受戒日淨甕水香還復如前青園諸尼及
以餘寺無不更受戒者律師於是亦次第詣寺敷弘戒
品闡揚大教故憲軌遐流迄屆于今穎律師又令上約

語諸寺尼有高牀俗服者一切改易上奉旨制勒無不
祇承律藏之典自茲更始後又就三藏法師受戒清淨
水香復如前不異青園徒衆既廣所見不同師已遷背
更無覲侍於是思別立住處可得外嚴聖則內窮宴默
者以宋大明七年八月故黃修儀及南昌公主深崇三
寶敬仰德行初置精舍上麻衣弗溫藿食忘饑躬執泥
瓦盡勤夙夜以宋泰始三年明帝賜號曰禪林蓋性好
閒靜冥感有徵矣而制龕造像無不畢備又寫集衆經

皆令具足裝潢染成悉自然有娑羅伽龍王兄弟二人
現迹彌日不滅知識往來並親瞻覩招納同住十有餘
人訓化獎率皆令禪誦每至奉請聖僧果食之上必有
異迹又於一時虔請聖衆七日供養禮懺始訖攝心運
想即見兩外國道人舉手共語一云呿羅一云毗呿羅
所著袈裟色如桑椹之熟因即取泥以壞衣色如所見
倣於是遠近尼僧並相倣效改服間色故得絕於五大
之過道俗有分者也此後又請阿耨達池五百羅漢日

日凡聖無遮大會已近二旬供設既豐復更請罽賓國五百羅漢足上為千及請凡僧還如前法始過一日見有一外國道人衆僧悉皆不識於是試相借問自云從罽賓國來又問來此幾時答云來此一年也衆僧覺異令人守門觀其動靜而食畢乃於宋林門出使人逐視見從宋林門去行十餘步奄便失之又嘗請聖僧浴器盛香湯及以雜物因而禮拜內外寂默即聞器杓杓作聲如用水法意謂或是有人出便共往看但見水杓自

然搖動故知神異又曾夜中忽見滿屋光明正言已曉
自起開戶見外猶闇即便閉戶還牀復寢久久方乃明
也又經違和極篤忽自見大光明遍於世界山河樹木
浩然無礙欣爾獨笑傍人怪問具陳所見即能起行禮
拜讀誦如常無異又於一時復違和亦甚危困忽舉兩
手狀如捧物語傍人不解問言為何所捧答云見寶塔
從地出意欲接之旛花伎樂無非所有於是疾恙豁然
而除都無復患又復違和數日中亦殊綿悒恒多東向

視合掌向空於一時中急索香火移時合掌即自說云
見彌勒佛及與舍利弗目連等諸聖人亦自見諸弟子
數甚無量滿虛空中須臾見彌勒下生翹頭末城云有
人持幡華伎樂及三臺來迎於此上幡華伎樂非世間
比半天而住一臺已在半路一臺未至半路一臺未見
但聞有而已爾時已作兩臺為此兆故即更作一臺也
又云有兩樹寶華在邊人來近牀語莫壞我華自此之
後病即除損前後遇疾恒有瑞相或得涼風或得妙藥

或聞異香病便即愈疾瘥之為理都以漸豁然而去如此其數不能備記又天監三年一夏違和於晝日眠中見虛空藏菩薩即自圍繞誦唄唄聲徹外眠覺所患即除又白日卧開眼見佛入房旛蓋滿屋語傷人令燒香了自不見上以天監五年六月十七日得病苦心悶不下飲彭城寺令法師以六月十九日夜得夢見一處謂是兜率天上住止嚴麗非世間比言此是上住處即見上在中於是法師有語上上得生好處當見將接上是

法師小品擅越勿見遺棄上即答云法師丈夫又弘通
經教自應居勝地某甲是女人何能益法師又云不如
此也雖為丈夫不能精進持戒不及上時體已轉惡與
令法師素疎不堪相見病既稍增飲粥日少為治無益
漸就綿惛至七月十二日爾時天雨清涼悶勢如小退
自云夢見迎來至佛殿西頭人人捉幡竿猶車在地幡
之為理不異世間隊擔鼓旗幡也至二十日便絕不復
進飲粥至二十二日令請相識衆僧設會意似分別至

二十五日云見十方諸佛遍滿空中至二十七日中後
泯然而卧作兩炊久方復動轉自云上兜率天見彌勒
及諸菩薩皆黃金色上手中自有一瑠璃清淨甕可高
三尺許以上彌勒即放光明照于上身至兜率天亦不
見飲食自然飽滿故不復須人間食也但聞人間食皆
臭是以不肯食於彼天上得波利麩將還意欲與令法
師有人問何意將麩去答云欲與令法師是人言令法
師是人中果報那得食天上食不聽將去既而欲見令

法師閒居上為迎法師來相見語法師可作好菜食以
餉山中坐禪道人若修三業方得生兜率天耳法師不
坐禪所以令作食餉山上道人者欲使與坐禪人作因
緣也自入八月體中亦轉惡不復說餘事但云有三十
二童子一名功德天二名善女天是迦毗羅所領恒來
在左右與我驅使或言得人餉飲食令衆中之復云
空中晝夜作伎樂鬧人耳也

並廣弘
明集

比丘尼僧敬法師碑銘

立言道往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緼日悠長疏
年緬邈風遷電改斯理莫違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
結慟有愴徂暉松飈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
徽

法王寺碑

昔周師集於孟津漢兵至於垓下翦商肇乎茲地殪楚
由乎斯域慧雲匪由觸石法雨起乎悲心驅之仁壽度
之彼岸濟方割於有頃撲既燎於無邊陸旗風靡水陣

雲披紫山為堞失其九天之險負壑為隍曾無一葦之
闕昏師反接偽牧泥首掬指則河舟尚虛委甲則熊嶺
非峻乃按兵江漢誓衆商郊因斯而運斗樞自茲而廓
天步業隆放夏功高伐殷濟橫流而臣九服握乾綱而
予萬姓眷言四海莫不來王此惟余宅寧止西顧臨朝
夕之濬池帶長洲之茂苑藉離宮於漢舊因林光於秦
餘迴廊敞匝複殿重起連房極睇周堵如雲銘曰
往劫將謝舊難孔多炎炎烈火赫赫洪波聚為丘岳散

成江河俗緣浮詭真諦遐長匪因希尚曷寄舟梁標功
顯德事歸道場祁祁法衆同茲無我振錫經行祇林宴
坐或思寂滅或念薪火惆悵三明徘徊四果

並藝文
類聚

南齊僕射王奩枳園寺刹下石記

佛教東流適來尤著始自洛京盛於江左晉故車騎將
軍瑯邪王劭玄悟獨曉信解淵微於太祖文獻公清廟
之北造枳園精舍其始則芳枳樹籬故名因事立雖房
殿嚴整而瓊刹未樹劭玄孫尚書僕射南徐州大中正

與深達法相洞了宗極勤誠外著仁隱內弘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雖翼務朝端而事鄰柰圃日者作翰湘州樹麾蠡服位與年升秩隨歲厚顧惟恩隆主眄寵結皇情任處東方寄深外屏徒欲盡能竭慮知無不為下被民和上宣聖澤而自以力弱途遠終慙短効且義止今生報褰來果非所以酬鴻貺於冥津暢丹誠於遐劫自乘傳衡臯辭簪派渚誓於舊寺光樹五層捐割藩俸十遺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萬齊之永明六年六月三

日益木運將啓之令辰上帝步天之嘉日乃抗崇表於
蒼雲植重扃於玄壤仰願宸居納祐福履攸歸八神擎
室萬祇翼體寶祚隆邈比固須彌靈算遐永齊軌常住
諸聖延祥挹天和於少極藩王碩茂播宗英於梁楚羣
后流克讓之風庶民垂可封之德含生愷樂物不夭性
嘉穀年登餘糧栖畝外蕃內附邊城解柝家備十善人
懷六度魔衆稽顙外道屈膝抽薪止火折劔摧鋒拯幽
酸於無擇陟神化於有頂三界五道咸同斯願刊石重

壤式昭厥心

千佛頌

道有偕適理無二歸照寂同是形相俱非千覺俯應遞
叩冥機七尊緬矣感謝先違既過已滅未來無像一刹
靡停三念齊往不常不住非今非曩賢劫雖遼候焉如
響栖林藉樹背室違家前佛後佛迹罔隆宬或遊堅固
或蔭龍華能達斯旨可類恒沙牲牲羣有均此妙極先
晚參差各願隨力密跡弘道數終乃陟誓覩來運永傳

今識

白帖住作想迹同隆家作跡同轉車牲
牲羣有作莘莘羣聖晚作後今作令

瑞石像銘 并序

夫靈應微遠無迹可追心路照通有感斯順我皇體神
御極挹睿臨乾幽顯咸表無思不服若夫二儀叶德五
精翼化下洞淵泉上達蒼昊天無息瑞地不降祥十住
髮髴於林衡應真盱蠻於清夜素毫月舉騰光於梵室
妙趾神行布武於椒殿至於事符細牒既表禎圖無不
雲霏霧委盈簡被策莫黑三距眇千齡而再現曷露淳

睽望鳳蓋而沾陞此皆舜日未書堯年罕降豈直朱烏
動色玄柜相趣而已哉嘉玉遠自北戎梁弱水而委質
潤徹瓌竒曠世之所不覩白金近發東山剖幽巖而啓
瑞傍被崖爨鴻靈之所未刊雖復素環之絕眎銀燭之
瑤寶方斯蔑如也若夫金石具剛非游泳之質自非霈
德潛衍感極迴靈豈變堅沈之體顯輕浮之相維永明
七年某月爰有祥石眇發天津浮海因潮翻流迴至表
異浙河獻竒禁圃瓊瑜等潤精金比色帝上春幽闕之

易啓谷玄應之無方雖拊事寂寥而因心咫尺愛其貞
恒之性嘉其可久之姿莫若圖妙像於檀香寫遺影於
祇樹乃詔名工是鑄是琢靈相瑞華煥同神造至於雕
削之餘遺刊委斲方圓小大觸水斯沈駐罕停蹕親加
臨試良由法身是託不溺沈弱之淵剖析既離方須浮
金之水至矣哉禎符若斯之妙也敢銘寶貺永福天人
其詞曰

遙哉上覺曠矣神功四禪無像三達皆空表靈降世演

露開蒙惟聖仁宇寶化潛融道非迹應事以感通沈精
浮質遠自河蕙悠悠亘水眇眇因風泛彼遼碣瑞我國
東有符皇德乃眷宸衷永言鷲室棲誠梵宮載雕載範
寫好搞工藉茲妙力祚闡業隆冕旒南面比壽華嵩

釋迦文佛像銘

積智成朗積因成業能仁爽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
生右脅始出四門終超九劫眇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
有門迹無可朕物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

盡感資理悟悟以言陳言不自叩出之者身有來必應
如泥在鈞形酬響答且物且人應我以形而余矇瞽守
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靈相法言攸吐不有尊儀夢焉

誰覩

尊儀沈集作儀刑白帖朗作明爽
作奚形酬二句衍文尊儀作形形

彌陀佛銘

法身無象常住非形理空反應智滅為靈窮寂震響大
夜開冥眇哉遐壽非歲非齡物愛彫彩人榮寶飾事儉
欲興情充累息至矣淵聖流仁動惻順彼世心成茲願

力於惟淨土既麗且莊琪路異色林沼焜煌靡胎靡娠
化自餘方託生在焉紫帶青房眷言安養興言遐適報
路雖長由心咫尺幽誠曷寄刊靈表迹髣髴尊儀圖金
寫石遺沱玉沙乍來乍往玲瓏寶樹因風韻響願遊彼
國晨翹暮想七珍非羨三達斯仰

光宅寺剎下銘

并序

光宅寺蓋上帝之故居行宮之舊兆揚州丹陽郡秣陵
縣某鄉某里之地自去茲邠毫來儀京輔拓宇東第咫

武城闡聖心留愛閒素遷負南郭義等去鄂事均徒鎬
及克濟橫流膺斯寶運命帝闡以廣闢卽太微而為宇
既等漢高流連於豐沛亦同光武眷戀於南陽思所以
永留聖迹垂之不朽令事與須彌等固理與天地無窮
莫若光建寶塔式傳于後乃以大梁之天監六年歲次
星紀月旅黃鍾閏十月二十三日戊寅仲冬之節也乃
樹剎玄壤表峻蒼雲下洞淵泉仰迫星漢方當銷巨石
於賢劫拯未來於忍土若夫朱光所耀彤雲所臨非止

天眷兼因地德皇帝乃啓扉闔闔造舟淮涘接神飈而
動駮越浮梁而逕度芝蓋容與翠華歲蕤下輦停蹕躬
展誠敬廣集四部揆景同疏弘此廣因被之無外同由
厥路俱至道場乃作銘曰

八維悠闊九服荒茫靈聖底止咸表厥祥壽丘黻黻電
繞樞光周原膺膺五緯入房自茲遐覓在處弗亡安知
若水寧辨窮桑自天攸縱於惟我皇即基昔兆為世舟
航重擔累構迴利高驪土為淨國地即金牀因斯太極

溥被翱翔豈徒三界寧止十方濡足萬古援手百王一
念斯答萬壽無疆如日之久如天之長

在處弗已藝文
作名在處已金

牀作
金剛

栖禪精舍銘

此寺征西蔡公所立昔厠番麾預班經創之始今重遊
踐鑿舊興懷故為此銘以傳芳迹在郢州永徽三年歲
次某時某月某朔某日子

巖靈旅逸地遠栖禪蘭房葺蕙嶠覺架煙南瞻巫野北

望淮天遙哉林澤曠矣江田空心觀寂慧相淳筌眷惟
斯踐愴屬遐年游仁厠遠宅賞憑旃頌創神苑陪構靈
椽瞻禁拓圃望鷺疏山製石調響栖理凝玄曠移羽旆
眇別松泉委組東國化景西蓮巒隰夷改蓬藿粗遷重
依漢遠復逐旗懸往辭妙幄今承梵筵八翻海鶴九噪
巖蟬珮華長掩懋迹空傳式籍雲拱敢告祥緣

繡像題讚并序

維齊永明四年歲次丙寅秋八月己未朔二日庚申第

三皇孫所生陳夫人含微宅理炳慧臨空結言寶位騰
心淨覺敬因樂林寺主比丘尼釋寶願造繡無量壽尊
像一軀乃為讚曰

表相異儀傳形匪壹鏤玉圖光雕金寫質亦有淑人含
芳上律絢發綺情幽摘寶術縟文內炳靈姿外溢水耀
金沙樹羅瓊實現符淨果來膺妙秩毓藻震閨騰華梵
室有億斯年於萬茲日

彌勒讚

皇太子造石彌勒太官令作讚

乘教本一法門不二業基累明功由積地眇眇長津遙
遙遐轡道有常尊神無恒器脫屣王家來承寶位慧日
晨開香雨霄墜藉感必從憑緣斯至曰我聖儲儀天作
貳尚想龍柯瞻言思媚鑄石圖徽雕金寫秘望極齊工
舉光等遠超矣福臻融然理備敬勒玄蹤式傳遐懿

草堂寺千僧會願文

弟子沈約上白十方諸佛十方諸大聖今日見前衆僧
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

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若岸迷塗遠遠弱喪
忘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謂為空談靡依靡
歸不信不受生靈一謝再得無期約所以撫心自惻臨
踐非譬者也至聖凝寂無迹可尋緣應所感事惟拯物
持鉢安行出彼祇樹不逾停午以福衆生芳塵餘法我
然未改約以往夏邁罹痾疾聖上哀矜深垂愍慮以月
次徂暑日在丙寅仰會千僧於其私宅隆茲重施弗知
所限既已奉祇洪德又思自罄家財一舉盈千力難私

辦稍而後滿事或易充草堂約法師於所住山寺為營
八集其一仰憑上定林寺祐法主今月二十九日第十
會集百僧於所創田廬福不唐捐聞之經訓心路皎然
又過於此凡有涓毫應證來業無巨無細咸歸聖主仰
願十方共明此誓豈足少酬天眷蓋以微寄誠心云爾

懺悔文

弟子沈約稽首上白諸佛衆聖約自今生已前至于無
始罪業參差固非詞象所算識昧往緣莫由證舉爰始

成童有心嗜慾不識慈悲莫辨罪報以為毛羣紛品事
允庖廚無對之緣非惻隱所及晨剉暮爨日月隨年嘆
腹填虛非斯莫可兼曩昔蒙稚精靈靡達遊戲之間恣
行天暴蠢動飛沈罔非登俎儻相逢值橫加剽撲却數
追念種彙寔蕃遠憶想間難或詳盡又暑月寢卧蚊蚤
嗜膚忿之于心應之于手歲所殲殞略盈萬計手因怒
運命因手傾為殺之道事無不足迄至于今猶未頓免
又嘗竭水而漁躬事網罟牽驅士卒懽娛賞會若斯等

輩衆夥非一黨隸賓遊愆肯交互或盜人園實或偷人
芻豢弱性蒙心隨喜讚悅受分吞賊皎然不昧性愛墳
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將二百又綺語者衆源條繁
廣假妄之愆雖免大過微觸細犯亦難備陳又追尋少
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
分挑斷袖亦足稱多此實生死牢寗未易洗拔灌志慘
舒性所同稟遷怒過嗔有時或然厲色嚴聲無日可免
又言謔行止曾不尋研觸過斯發動淪無紀終朝紛擾

薄暮不休來果辱頑將由此作前念甫謝後念復興尺
波不息寸陰驟往愧悔攢心因知云厝今於十方三世
諸佛前見在衆僧大衆前誓心克已追自悔責收遜前
愆洗濯今慮校身諸失歸命天尊又尋七尺所本八微
是構折而離之莫知其主雖造業者身身隨念滅而念
念相生離續無已往所行惡造既由心行惡之時其心
既染既染之心雖與念滅往之所染即成後緣若不本
諸真諦以空滅有則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興此愧

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無所
託布髮頂禮幽顯證成此念一成相續不斷日磨歲瑩
生生不休迄至道場無復退轉又彼惡加我皆由我昔
加人若不滅此重緣則來惡彌邁當今斷絕永息來緣
道無不在有來斯應庶達今誠要之咸達

齊竟陵王題佛光文一首

夫理貫空寂雖鎔範不能傳業動因應非形相無以感
是故日華月彩炤曜天外方區散景咫尺塵方太祖皇

帝濯襟慧水凝神淨域厭世珍陞遷靈寶地竟陵王諱
泣明臺之下臨慟高山之方遠慕戀瓶王情殷雙樹永
惟可以炳發神功崇高妙業莫若式金寫好資巧匠傳
儀以皇齊之四年日子敬制釋迦像一軀尊麗自天工
非世造色符留影妙越檀香俾穀林之思永旌於萬劫
用刊徽迹式垂不朽云爾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

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克供具珍臺綺榭施佛及僧震玄
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讚其祥
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
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
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饗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翺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
茲誓或騫無取正覺

南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
訓以汲引為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
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
文隱交河之外又非斷籌所能算也逮于祇樹菴園之
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
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奧雖字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
散葉離文折句未或暨其萬一也竟陵王殿下神超上
地道冠生知樹寶業於冥津凝正解於沖念若夫方等

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啓其室也秘藏
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
筍炫彩瑤膝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乃以永明元年
二月八日置講席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
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於邸內之法雲精
廬演玄音於六宵啓法門于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
事也自法王以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
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慈宣氣氲緒法昭
晰遺筌標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
稟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
蟬靈場絢彩正水興蓮乘茲上界永導芳緣

南齊竟陵王解講疏二首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理必同肖天之質
是以表靈遠瑞誕聖王宮駐彩辰緯停華日月故能積
慈成聖累妙成空坦照路於道場拔迷根於苦岸弟子

蕭子良滌盥煩襟栖情正業肅萃僧英敬敷慧典密藏
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達日弦上朔止步凝想空明
屬念雖神迹稍緬而遺塵在茲乃飾筵藻殿張帳盛邸
潔誠祇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湧芳藹雲迴秘理探微玄
況悠邈宗條既舉窮功允就論堂卷座義鼓停音乘此
芳緣將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道理冠羣方有感斯應自鸞音輟

唱圓光寢輝委華之相不傳滿地之符已遠行言入道
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效隔於俄頃若非積毫成仞累
爝為明無以方軌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
惟日不足者也故敬集名僧演教奧籍震微起滯輪動
雲迴月殿含吕魄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
席衣屣相趨仰惟先后稟靈娥德叶景軒度道載華嶽
化洽汾陰早棄蘭宮夙違椒掖千乘不追萬鍾靡及終
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歛報之誠思隆於永劫敬捨軀服

以克供施藉此幽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
四天之表記十號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此敢誓丹衷
庶符皎日

南齊皇太子禮佛願疏

維年月朔日皇太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一切賢聖
夫至理可祈必憑誠於正覺極妙有感乃歸仰於真如
然後取證現前獲驗茲日去歲皇帝暫虧御膳小廢乾
行四海震惶百司戰悚諱歷劫多幸夙世善緣忝生王

家叨守儲嗣臣子心地倍用焦迫禁門旦啓欣問豎之
安寢扉早闢訪饕夫之宰祇樹獨園伏膺下拜伽藍精
舍繞足頂禮百神警衛萬福具臻曾不信宿聖躬和愈
豈非三寶之弘慈十號之法力既而天從心欲誠願克
果今於崇正殿奉還法會千僧仍留百僧入關行道又
度二士同日出家惟願藉此功德奉資皇帝陛下壽與
南山共久年將北極俱長道懋農軒德高堯舜上界八
萬之劫可期下方七百之祚未擬元良之位長守膝下

之懽上嗣之所永保懷袖之愛以茲法田奉中宮皇后
殿下福履攸善無思不屆天母之德厚載不能加任如
之盛坤儀寧足匹末及諸王妃主宮掖嬪房未來因緣
過去眷屬並同茲辰預此慈善又晉為積苦餓鬼受罪
畜生三途八難六道十惡水陸蠢動山藪翺飛濕生化
生有想無想皆藉今日慈悲咸造浣濯人天攝受幽顯
證明庶憑衆力共相津濟謹疏

朔日下集有
予字某作諱

南齊南郡王捨身疏

弟子蕭王上白諸佛世尊道德僧衆夫色固無象觸必
歸空三世若假八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窮於寂
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而嗜慾易繁每疚心術捨
施難弘用迷假照弟子樹因曠劫嚮報茲生託景中璇
聯華日彩玉組夙紆蕃麾早建蘭池紫燕之乘擾於外
閑黼帳翠帷之飾光於中寢徒以心源尚滯情路未昭
識謝兼忘理慚獨悟不能叶調五氣綏御六神霜暑或
褰風露時舛是以敷襟上寶栖誠妙覺敬捨肌膚之外

凡百一十八種當令經衛夙理府絡時順萬祉雲翔百
妖窮滌望北極而有恒瞻南山而同永又願宸居納祐
則天均慶少陽介福儷日承休儲妃闡膺祥之符皇枝
廣惟祺之祚敬飾崇薨嚴置寶幄仰延息心旁旅清信
勗茲弘誓證其幽疑庶可以感降禎和招對靈應玄塗
匪昧要之無爽

捨身願疏

優婆塞沈君敬白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安養

阿彌陀世尊

云

云一切衆聖今日道俗諸大賢德夫形

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微不同風火亦異析而離之本非
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為譬靜念求我無時可得而積此
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
路橫指空呼名之為有豐已傷物日夜靡休蓄身外之
財以克其慾攘非已之分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啗腹若
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未嘗登體溢俎克庖既飫斯
棄曾不知粟帛所從事非因已悠悠黔首同有其分離

多共寡猶或未均我若有餘物何由足仁者之懷不應
若此侵他之財世稱為盜盜之甚者孰過於斯幽顯推
求無一或可君仰藉時來久乘休運玉粒晨炊華燭夜
炳自此迄今歷年三十遂乃服冕榮國裂土承家潤盈
身已慶流僕妾家非懸磬俸有兼金救寒止於重裘而
苟委餘蘘冬夜既蒙累璽而積有贏衾自斯已上侈長
非一雖等彼豪家其陋已甚方諸窶室所邁實多悟此
非常事由諸佛有懷捨散宜先道場饑寒困苦為患乃

切布滿州縣難悉經緣其當稱力因事一旦隨年頭目
髓腦誠難輕慕虧已瞻物未易頓行誓欲廣念深恩積
微成著施路檀門冀或能踐以大梁天監之八年年次
玄扈日殷烏度夾鍾紀月十八在於新所創蔣陵皇宅
請佛及僧髻髻祇樹息心上士凡一百人雖果謝菴園
餘非香國而野粒山蔬可同屬饜兼捨身資服用百有
一十七種微自損撤以奉現前衆僧夫室家患苦刀俎
非切制除蕭散形質超然蠢彼羣生咸有佛性不因翦

削此路莫由緣業外互世諦煩記變形改飾即事為難
故關以八支導彼清信一日一夜同佛出家本弘外教
事非僧法而世情乖舛同迷斯路招屈名僧寘之虛室
主人高臥取逸閒堂呼為八關去之實遠雖有供施之
緣而非斷漏之業約今謹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
一同善來分留上德勗成微志藉此輕因庶證來果功
德之言非所敢及

與草堂寺約法師書

周中書風趣高竒志託夷遠真情素韻冰挂齊質自接
彩同棲年逾一紀朝夕聯事靡日暫違每受沐言休道
遥寡務何嘗不北茨游覽南居宴宿春朝聽鳥秋夜臨
風匪設空言皆為實事音容滿目言笑在耳宿草既陳
揪擗將合眷往懷人情不勝慟此生篤信精深甘此藿
食至於歲時包篚每見請求凡厥菜品必令以薦弟子
輒靳而後與用為歡謔其事未遠其人已謝昔之諧調
倏成悲緒去冬今歲人鬼見分石耳紫菜愴焉興想淚

下不禁指遣恭送以充蔬僧一飯法師與周情期契闊
非止恒交覽物存舊彌當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

子沈約和南

並廣弘明集
周謂周顒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

竊以六詩雨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袞刺或義單小辨莫
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明公該玄體妙凝神
宙表廕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苦
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

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住

與至理俱存

受三遠二句集作
爰建三遠云云

上錢隨喜光宅寺啓

伏惟中陽故里春陵舊居夷漫滌蕩曾無遺築若使大
教早流法遵二代開塔白水樹剝扮揄可以傳美垂跡

迄今不朽

樹集
作建

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

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即身猶觀願力惟願燈

明道成長為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並藝文類

聚

謝賜法音寺甘露啓

約言左右徐儼宣勅垂賜法音寺松葉上甘露臣往年
經見不過霑條而已時或凝結纔若輕霧未有玉聚珠
聯光聚若是實由積仁上通冥德下降故能委華霄極
雲被後彫慈旨曲洽頌此祥賚不任欣荷謹以啓事謝

以聞

初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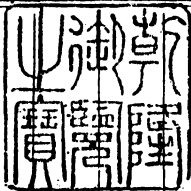
臨終勸加篤信表

藝文
作啓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即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劔比此為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人情伏願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途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

鳴哀謹啓

廣弘
明集



釋文紀卷二十五